

# 语言成分的组合与功能传递

北京大学 詹卫东

**提要** 本文讨论了现代汉语中语言成分的功能在组合过程中的传承和变异问题,指出从功能传递的角度着眼,汉语短语组合可以划分为强功能传递型和弱功能传递型两种类型,并考察了两种类型的短语组合在句法功能表现上的差异,还进一步对造成功能传递存在强弱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 § 1 从不同角度观察语言成分的组合

### 1.1 向心组合体与离心组合体

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根据结构体中是否存在与整体语法功能相同的组成成分,把结构组合体区分为向心(endocentric construction)和离心(exocentric construction)两类。这可以看作是对结构类型所做的两极对立模式的划分。以“木头房子”这个短语为例,按照布氏的分析,因为“木头”、“房子”以及“木头房子”语法功能上都同属名词性成分。于是“木头”跟“房子”就同时地成为“木头房子”这一向心结构的两个核心。朱德熙先生不同意这种说法,在向心结构要求核心成分跟结构整体语法功能相同的条件基础上,又增添了一项语义选择也要相同的限制<sup>1</sup>。按照朱先生的分析,因为“木头”跟“木头房子”整体语义选择限制不同,从而取消了“木头”在“木头房子”中的核心地位。但对“木头的房子”这一结构,因为“木头的”跟“木头的房子”整体语义选择限制相同,从而跟“房子”一样,在整个结构中也被看作是“核心”成分。仍然有两个核心存在。

就语感来说,如果我们不同意“木头”在“木头房子”中能居核心地位。我们也很难认同“木头的”在“木头的房子”中是核心之一。而且,即使是从语义选择的角度来说,也很难讲“木头的”跟“木头的房子”有相同的语义选择限制。因为语义选择限制相同本身就带有一定含糊性和程度上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可能涉及到语用因素。这里我们不细说。在上述模式下,整个结构不是向心就是离心,而对向心结构中的核心成分跟结构整体的语法功能,也是过于关注相同之处,忽视实际差别所在。因而不能很好地说明结构整体跟组成成分在语法语义上存在的复杂联系。

### 1.2 强功能传递型组合体和弱功能传递型组合体

如果从成分组合的动态过程着眼,则可以得到强功能传递型和弱功能传递型跨居两端来进行结构类型划分的连续统模式。

一个语言成分在参与组合构成长度更大的语言成分(结构)时,其本身存在着一个语法功能的传递问题。根据功能传递程度的不同,汉语短语的组合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结构整体功能主要是从至少一个组成成分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称这种结构为强功能传递型的组合体。譬如:“喜欢”前面加“很”构成“很喜欢”,跟“喜欢”的语法功能基本相同,就是一个强功能传递型组合。还有一种是结构整体基本上跟其中任何一个成分都没有或较少有功能上的传递继承关系。我们称这种结构为弱功能传递型的组合体。譬如:“把”后带宾语“桌子”构成的介词结构“把桌子”,跟介词“把”、及名词“桌子”的功能都不一样,是典型的弱功能传递型组合。

汉语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结构整体跟它的组成成分的语法功能,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讲也是有同有异。至于是同多异少还是相反,或者是按一定比例分配,则需要深入研究。向心和离心的区分方式在刻画这些方面的情况时很难顾及周全。此外,区分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时建立在以内部结构关系为主来描写汉语短语构造的背景上,而按功能传递强弱来划分短语组合的类型,则是立足于以结构的外部功能为纲来组织汉语基本的句法结构知识。这比以内部结构关系定外部功能的方式更适合于句法结构的形式化描写。

不难发现,离心结构肯定都是弱功能传递型结构。向心结构中大多都是强功能传递型结构,但也有不同情况。譬如:“公路建设”是名词“公路”后加动词“建设”构成的向心结构。其中“建设”居中心语位置,是向心结构的核心。但“公路建设”整体具名词性功能,跟“建设”的动词功能继承性不强,应属弱功能传递型组合体。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如何把一个具体的短语组合归入强功能传递型组合还是弱功能传递型组合。归类不

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把组合前后的功能差异描写清楚。

下面我们就从功能传递角度观察汉语短语组合，进一步讨论功能传递强弱不同造成短语组合在句法功能上的差异。

## § 2 与功能传递强弱相关的句法表现差异

汉语中多数短语结构可看作是朝强功能传递型这一端靠拢，少数可划入弱功能传递型组合。虽然强弱界限难以一刀切，但汉语中短语结构的整体跟组成成分在句法功能的一致性程度上，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倾向性。

### 2.1 强功能传递型结构：结构整体与组成成分功能趋同，但同中有异

从结构内部关系方面来列举，汉语中的强功能传递型结构包括状中结构、述补结构、述宾结构、连谓结构、联合结构、一般的定中结构等等。如果从外部功能的角度看，上述这些短语与其中心成分一定属于功能性质大致相同的类。譬如状中结构一般是 VP（动词性短语）或 AP（形容词性短语）。这两类短语的中心成分也一定由 VP/V 或 AP/A 充当。述补、述宾、连谓这三类结构当然应属 VP；联合结构可能是 VP、AP、NP（名词性短语）等不同功能类，视其中心成分的功能类而定。定中结构则一般是 NP 功能类。

有必要指出的是，整体跟中心组成成分属相同功能类，并不意味着像向心结构的概念那样，整体和成分功能要完全相同。同一功能类内部，也允许有功能差异。譬如：“喜欢”前加“很”构成的“很喜欢”是一个状中式 VP。“喜欢”与“很喜欢”作为 V/VP 功能类的成分，有很多平行的句法功能。譬如都能受“不”修饰；都能带宾语构成述宾式 VP；都能充当“觉得、表示”等谓宾动词的宾语等等。可以看作是“很喜欢”从其中心成分“喜欢”那儿继承了主要的句法功能。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很喜欢”毕竟不同于“喜欢”，功能上也有变异之处。譬如二者虽然前面都还能再加副词性成分构成状中式 VP。如“也许喜欢”和“也许很喜欢”；“曾经喜欢”和“曾经很喜欢”等。但“很喜欢”前不能再加表程度的副词。如不能说“非常很喜欢”。这一点显然就是“喜欢”前加“很”后的变异之处。对人而言，这似乎不值一说。但对计算机的自然语言处理，尤其是生成方面而言，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就非常必要了。还有，“喜欢”可以构成“喜欢得不得了”这样的述补式 VP。“很喜欢”则不能再构成这样的述补式 VP。

上面这个例子，组合前后功能变异主要表现为丧失了中心成分原有的部分功能。而汉语成分组合中同时还存在着功能增值的现象。仍以动词前加状语构成状中式 VP 为例。如“有”、“看”等动词，单个前面不能加“很”。如不说“\*很有”、“\*很看”。但如果“有、看”等带上宾语构成“有才华”、“看了不少书”等述宾式 VP，功能即发生增值，前面倒可以受“很”修饰了。如可以说“很有才华”、“很看了不少书”等<sup>2</sup>。

以上两方面的例子都说明，强功能传递型短语组合，整体功能在基本跟组成成分功能一致的情况下，还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而且变异既有原来的功能部分丧失的一面，又有新功能增生的一面。不同类型的短语都有类似的情况。这里就不多举例说明了。

### 2.2 弱功能传递型结构：结构整体与组成成分功能趋异，但异中存同

汉语中的弱功能传递型结构包括介词结构、“的”字结构、“地”字结构<sup>3</sup>、主谓结构、部分定中结构。如果都从功能类的角度称述这些结构，介词结构可标记为 PP（介词性短语）。“地”字结构都是充当状语（如“历史地看问题、创造性地使用传统方法”等等），可归入 DP（副词性短语）。“的”字结构和主谓结构的归属和立名很费斟酌。我们暂且把“的”字结构归入 AP，把主谓结构称作 DJ（单句）<sup>4</sup>。这里不细说。对于我们看作是弱功能传递型的那部分定中结构，除了 NP 功能类之外，还有我们认为适宜于分析为 AP 的短语构造。

在上述弱功能传递型组合中，介词（P）跟介词性短语（PP）的功能都比较单一，“地”字 DP 内部成员数量少，功能也单一，而“的”字结构（我们称为 AP）的内部构成成分来源多样，整体功能也比较复杂。这三类前两个太简，后一个太繁，本文都暂不讨论。下面对弱功能传递型组合中的 DJ、NP 及 AP 的句法功能特征做些探讨。先看 DJ。

从内部组成成分来源看，DJ 也是来源多样的一类复杂短语构造。汉语中名词加动词（如“仓库失火”）、名词加形容词（如“建筑宏伟”）、名词加名词（如“鲁迅浙江人”）、动词加形容词（如“劳动光荣”）等等都能构成所谓的 DJ。但 DJ 整体的句法功能相对比较简单。具体而言，汉语中 DJ 一般可作为谓语构成更大的 DJ（如“故宫建筑宏伟”）；还可跟“的”字结合后作定中结构的定语（如“仓库失火的原因”）。但 DJ 一般不大能够再继承它的组成

成分所具备的一些功能，自由地作为组成成分再参与形成其它类的短语。譬如充当一般动词的宾语（DJ 可以充当一些谓宾动词的宾语）、后面带宾语、前面加状语性成分构成更大的谓词性短语等等。很显然，DJ 属于我们所说的典型的弱功能传递型组合。

再来看弱功能传递型组合中的 NP。上文举过的“公路建设”，就是整体功能类属于 NP 的弱功能传递型组合的例子。类似的短语实例还有不少。这里不妨随意列举一些：

方言调查 机构重组 新生培训 信息抽取 语文研究 汉语学习  
服装设计 新闻采访 图书装订 小说连载 节目预告 古籍整理

这些短语的内部组成均为“名词+动词”格式<sup>5</sup>。但并不像一般的“名词+动词”格式典型情况是构成 DJ 那样，这些短语应属 NP。因为它们的整体功能中不具备做谓语这一项典型的 DJ 应该具备的功能特征。同时也不能前加修饰语构成状中式 VP。相反，它们可以直接做定语（如“方言调查小组”）；可以做宾语（如“进行新闻采访”）。而这些都是 NP 的典型功能。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 NP 短语的功能可并不是从它的名词组成成分那儿传递来的。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些短语都不再能受数量短语的修饰了。如不能说“\*一套服装设计、一本图书装订”等等。很显然，这些短语的整体功能就主要方面而言，跟其组成成分中名词和动词的功能都缺少一致性，是我们所说的典型的弱功能传递型组合。虽然这类短语整体功能与组成成分功能趋异，但存同之处也并非没有。突出的表现在短语整体可以做准谓宾动词（如“进行、加以”等）的宾语。这项功能跟一般的 NP 不同。典型的 NP 不能充当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如不能说“\*进行木头房子”等。不难发现，短语整体的这项功能是从组成成分中动词的功能中传递而来的。“设计、调查”等动词本身都能做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就这项功能而言，即是短语整体与组成成分的功能存同之处。

还有一类也是定中结构的弱功能传递型组合，我们将其短语整体功能类归入 AP。这类短语是由形容词加上名词构成的。但跟一般由形容词加名词构成的定中式 NP 功能形成明显对立。请看对比例子：

	短语实例	直接作定语	直接作状语	受量词性短语修饰
A 组	高效率	高效率电机设备	高效率生产	——
(AP)	大规模	大规模语料库	大规模扫荡	——
	多品牌	多品牌策略	多品牌经营	——
B 组	大公司	大公司职员	——	一家大公司
(NP)	红颜色	红颜色衬衣	——	这种红颜色
	漂亮衣服	?	——	一件漂亮衣服

上面 A 组短语整体功能跟中心组成成分名词的功能相比已经发生明显变异，突出地表现在整个短语能够直接作状语。这是典型的 NP 短语所不具备的功能。而 B 组短语整体功能基本仍与其名词组成成分的功能一致。这样首先就判定 A 组短语是弱功能传递型组合，B 组不是。再根据 A 组短语的功能特征总的来说最接近 AP，因而将它归入 AP 功能类。

这里我们讨论的三类弱功能传递型组合 DJ、NP、AP，就其内部组成格式而言，则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两种。从语感来讲，名词加动词大多形成 DJ，少数形成 NP，两种情况都是弱功能传递型短语组合。形容词加名词大多形成 NP，少数形成 AP，前者是强功能传递型组合，后者才是弱功能传递型组合。无论怎样，对计算机处理而言，这都已经构成了格式歧义，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找判定条件，从而把对语言成分的功能研究推向深入。

### § 3 造成功能传递强弱差异的成因

我们从语言成分本身的性质（内因）和语言表达的需要（外因）两方面来展开讨论。

#### 3.1 造成功能传递强弱差异的内因

从上一小节的讨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某个具体的短语组合，它的整体功能跟组成成分的功能一致性，很大程度上跟组成成分本身的性质有关。上文“形容词+名词”、“名词+动词”两例组合格式就都是如此。下面我们分别来具体说明。

(1) 形容词加名词构成的短语中，像“高效率”这样的弱功能传递型组合只占较少的比例。其中的形容词和名词都有特别的要求。我们调查了《形容词用法词典》<sup>6</sup>中全部形容词，能出现在这类短语中的仅限于这样 11 个单音节形容词<sup>7</sup>：“多 高 低 大 小 长 短 全 满 远 近”。而能跟这些形容词组合构成弱功能传递型 AP 短语的双音节名词，也只限于那些抽象意义的名词，如：“效率、水平、标准、规模、面积、距离、时间、方位、负荷”等等。这些名词共同的特征是刻划事物在特定方面的性能。比如“面积”是刻划物体表面或平

面大小的量；“规模”是刻划事物涉及的范围的等等。这些名词前面加上“多、高”等表示实际量度的形容词，就能够表达静态事物实际的属性特征，或用来描述某种动态行为的属性了。譬如“大规模农场”和“大规模种植”等。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情况下形容词对义项要求是很严格的，比如能参与这种组合的“大”只能是表规模、面积大这一意义上的“大”，而不可能是“雨大、岁数大”的“大”。所以“大规模”是 AP 组合，“大公司、大雨”则是 NP 组合。

(2) 再看名词加动词的组合。典型的构造是形成 DJ，还有少数是形成 NP。形成 NP 的条件比较严格。能够出现在这类组合中的动词在全部动词中比例很小。我们统计了《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sup>8</sup>中 10288 个动词，其中前面能受名词修饰构成 NP 的只有 632 个，占 6% 弱。下面列举一些：

安装 设置 发行 保鲜 保养 报价 测试 创作 存贮 刺激  
改革 攻关 构成 管理 回收 竞选 精选 开采 勘探 考核  
冷藏 利用 磨损 批发 推销 ……

参与这类组合的名词则都要求是上面这些动词的受事成分。同时名、动都要求是双音节的。

### 3.2 造成功能传递强弱差异的外因

从语言表达的需要来看，组合整体跟组成成分功能传递有强弱不同是系统自然的要求。所有的短语组合都会面临这一问题。这可以从增强表达力和避免歧义两方面来说明。

(1) 从增强表达力方面讲，组合前后保持功能一致性，是语言成分由小到大组合构造，增强表达能力最自然的方式。而组合前后功能做出适当调整，才有可能突破原有成分的表达限制，拓宽表达范围。典型的例子就是由“的”字造成的 AP 短语。这类弱功能传递型组合对语言表达的积极作用鲜明地体现在形成定中结构用于指称特定的对象方面，从而在专名之外，为语言系统提供了开放式的指称表达能力。

(2) 从避免歧义方面讲，就是组合后作为一个整体多少都会跟组成成分的功能有所不同。弱功能传递型组合介词短语和强功能传递型组合述宾式 VP 都是很好的例子。汉语介词的功能是带宾语构成介词短语。介词短语的功能则是充当状中式 VP 中的状语。介词短语不能像介词那样再带宾语。同样，述宾式 VP 一般也不能像动词那样再自由地带宾语和补语。这就为确定 VP 的界限提供了有利的结构依据了。譬如：“直接学习最新的技术成果”这个短语。正确的切分应为：[VP 直接[VP 学习[NP 最新的技术成果]]]。但如果述宾式 VP 还能再带宾语，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切分：[VP 直接[VP[VP 学习[NP 最新的技术]]成果]]。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汉语中无论是针对某个具体的短语构造，还是就成分组合的宏观整体而言，表现出功能传递有强弱差异的区分都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 §4 结语

短语这个单位在汉语句法系统中占据核心地位。但汉语学界对短语的研究却关注得不够，特别是对短语的功能研究方面，更是缺少对计算机处理汉语有直接借鉴价值的成果。目前汉语学界对词的功能研究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对汉语短语的功能研究无疑将是下一步迫切需要去做的工作。而在研究中强调从功能传递视角审视汉语短语组合的规律，来总结汉语短语句法功能的约束规则，应该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附注：

<sup>1</sup> 参见朱德熙（1985b）《关于向心结构的定义》，载《语法研究和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sup>2</sup> 参见史金生（1988）《汉语向心结构的功能偏移》，载《绥化师专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4期。

<sup>3</sup> “地”字结构指副词、形容词、动词、名词等加上“地”形成的副词性短语。唯一的功能是作状语。详见詹卫东（1996）《现代汉语 VP 的结构定界和结构关系判定》，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p>4</sup> 同上。

<sup>5</sup> 有关名词加动词格式的短语组合的功能的详细讨论，可参见马真、陆俭明（1996）《“名词”+“动词”词语串浅析》，载《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sup>6</sup> 郑怀德、孟庆海（1991）编《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sup>7</sup> 有的形容词，如“快，轻”等可以加上单音节名词性成分构成具有类似意义和功能特征的组合，如“快速前进”、“轻声说话”等。本文不讨论这种组合情况。我们所讨论的形名组合限于单音节形容词加双音节名词的情况。

<sup>8</sup> 参见俞士汶等《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